

世人只有一隻眼

◎ 凌拂 著



聯合文叢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世人只有一隻眼

● 凌拂 著

聯合文叢 034

世人只有一隻眼

作 者 / 凌 拂
發行人 / 張寶琴

主 編 / 初安民
編 輯 / 曾蘭蕙
封面設計 / 黃憲鐘
內頁製作 / 陳鳳珠

出 版 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地 址 /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7F
電 話 / 7666759·7634300轉5107
郵撥帳號 / 1150424-4聯合文學出版社
登 記 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

印 刷 廠 / 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總 經 銷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地 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電 話 / (02)6422629

出版日期 / 79年9月20日 初版
定 價 / 120元

版權所有 ● 翻印必究

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》

請你借我一隻眼——序

提筆，於我像初晴的簷前滴水，半天一滴，初一滴到十五蓄不滿一盆。想天地人事，泰半的時間是一個人離魂遊索，便連筆也忘了。離魂遊索是空想，迷離半天，一路想一路過去，我的篩網洞眼太大，漏掉的東西多了，便成了人生。

寫作的人，掉到字裡就出不來了。此話於我，其實是廬山面目未識，字裡的組合千重萬重，那能一生看盡。寫了那麼些字，結集讓我想到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我但願自己面目是日益清晰。字寫了便丟，寫一個字丟一個字，丟到最後我看見了我。清晰之後，末了是沒有書，沒有字，也沒有我，損極而益，漸有後生。

孔子說「予欲無言」，我的有言是因為自己尚未得道。把字一個一個收攏聚到跟前，心情只有自己知曉。彷彿早年也想過出書的事，封面要淡，淡到讓人覺得裡面什麼東西也沒有，一如尋常生活，活著誰都不免有這麼一遭。

收在這本書裡的文字前後時間拖得太長，想來不免嘆氣。我把種種篇目聚到一塊，從前頭看，從後頭看，都覺得像農人的腳丫子，長期置在田裡不穿鞋，趾頭一個支離著一個，離

得老遠，誰也挨不到誰。有些篇章看來，讓我想到閨子裡潛藏的臍帶，那是初離渾沌又還未在人間啟蒙的東西，極其個人，只宜自己收著。可是，沒有它，就沒有以後，我篩篩檢檢，丟了許多，但還是必得留下一些。

我有個朋友叫王雅真，二人見面大概多半時間都在吵架。一天談起某人的作品，我說，構想不錯，文字太爛。她聽了覺得刺耳道：各人有各人的樣子，要看他的優點，你想將來有人這樣說你，你多難過。我不能忍受這樣的鄉愿，正要說些不過是就文論文，那裡與人有關的話時，心裡也忽然了解了所謂拋頭露面，人在江湖是怎麼回事。

我有時想想覺得自己是個沒有定性的人，把琴、研墨、弄土，一陣子一個誓願，最後蹭蹭，蹭到文字裡來了。小人多立志，清醒的時候還真害怕，怕這是末技，再來的很可能就是窮途了。

我在雜記本上看到自己不知打那擷來的句子，「逢場作戲，竿木隨身」，有一種浮沉的嚴正，心裡還真是喜歡。距離與清醒，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能少吧！於是，我想到看過的一幅畫：

一個人把眼睛握在掌上，臉上是一泓水域深險，神合貌離伏流暗藏。那人以手觀世，實際一隻眼悠悠沒有情表，面對啼啼切切的人世，不曉得是要從裡面看出去，還是要從外面看進來。若是當真睿智，面對這世界，再怎麼樣也應當是進得去，出得來，提得起，放得下吧！進得去，出得來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，談何容易。調整距離，我總不滿意自己把事情給看平了，「逢場作戲，竿木隨身」，我極度需要這樣的輕鬆與嚴正重給自己再推出一度空間，

借得眾人的眼睛，那一隻眼就涵在掌上，八方四面，無刻不可寰宇回轉，時時都在平面之外另有一度空間相照。讀和寫正是要借得的那一隻眼。

出書於我已然如此。吳鳴是大膽，催我再三；初安民則涵泳，出書一途到他手裡都另有遠程預設；種種，已不僅只是感謝問題。此外，當然還有要銘記的人，但都成記憶，那是我自己也不敢輕易密宣的肺腑。此書一如足跡，過往前程俱在，我但願邀我出書的人是對的——人生不到最後不會定稿。

目次

世人只有一隻眼——序

輯一：細拈芝麻

- 3 ●戲言戲語
- 5 ●民主的櫥窗
- 8 ●婚姻與肉
- 10 ●凋零三式
- 15 ●長髮一握
- 18 ●客串的賭徒
- 20 ●臉
- 21 ●行過尼泊爾
- 25 ●細拈芝麻

31 ● 卜居

35 ● 芭蕉・河流

37 ● 教室・畫框

41 ● 森林・苗圃

44 ● 小園豐收

49 ● 花蓮有雨

輯二：千山之外

55 ● 永恆的交響樂

61 ● 雅各的羊群

68 ● 拾一大籬筐的快樂

80 ● 流雲之歌

89 ● 千山之外

94 ● 孩子和我

104 ● 索居記事

113 ●燕爾新婚

121 ●衣塚

127 ●我是導護老師

134 ●二月在印度

141 ●浮世繪

148 ●街頭巷尾

157 ●世人只有一隻眼

輯一：
細拈芝麻

戲言戲語

臉譜、行頭，說起虛文講究，看平劇是要有點規矩的，而我看戲是湊熱鬧。但是看著看著，也看出一點芽蘖——都說人生如戲，其實人生遠不如戲，戲裡有千種感傷，萬種追悔，荒苦纏心風雲變滅也不過台上走來走去，不像現實，到處是沉沉奄奄的蕪雜空泛，一天一天不甚徹底的往下挨。

打開電視機，有探子來密報軍情，楚霸王坐在台上道：「有何機密要事？」眉眼無聲就遣去了周身的宮女，這機密大事只對台下的人耳語。然後，楚霸王一手撩著戰袍，一手執著兵戟出去了；再回來圍著戰陣團團轉。戰陣是經過設計的，兩兵交鋒你來我往，節奏絲毫不亂，我沒有看過這樣圓整而且光潔的戰陣，心裡很高興；戲裡有現世的生活，但不是真的。一換景，虞姬出來了，唱「陽春三月踏春陽，何處春陽不斷腸，舞袖弓腰渾不識，蛾眉猶帶九秋霜」。颯颯紅顏，注定了是悲劇，戲裡也不可挽回的絞痛，背後遠遠的映著一張花臉，是楚霸王，油彩即是神情，看不見他的真正的臉。

夏華達演紅娘的時候，我覺得那紅娘生得真大。一手指著張君瑞道：「喏！待讓老夫人知道了……。」果然，張君瑞被指下去了，整齣戲裡只剩下刁嗔潑俏的紅娘，狡黠機伶，真

是潑悍。可是面對老夫人的時候，還是婉順收斂了，因為還有不平，婉順了才好申訴。

戲後，紅娘洗盡粉墨，素面現身，色澤真實起來；聲音眼皮肌肉動作，全都鬆弛了，那一霎，我忽然了解禮中庸為什麼要諄諄告誡君子「慎其獨也」。看戲我是湊熱鬧，湊熱鬧多少總有些好處，雖然也有時黯慘。

戲裡的身段凝練與疏放之間沒有半點猶疑，戲裡是另一種風華。生活的面貌，臉上的歲月艱難，全叫油彩掩了下去，雜蕪拖沓剪裁殆盡，水袖花鈿裡的眾端風華，其實是要距離微掩的。

《蒲田進行曲》是戲中戲，演電影的人在演片場中的傾軋和攀爬的艱辛。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主角，鏡頭裡容不下別人，但是老沒有別人也不行，要有，但只能陪襯。於是，在現實裡每個主角都成了別人的配角。

戲裡有紅塵的心事，生活的坦白，但是人生如戲，人生也遠不如戲。

民主的櫥窗

政治為眾人之事，這樣說來中國人是沒有政治可言的。

中國的政治從來就是你視我為寇讎，我視你如草芥的關係，互相否定，不能有第二種聲音。寇讎、草芥，政治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值錢過。這樣想的時候，倒有點像我小時候和人吵架，遇到事情只會二分，凡有意見以為不是同類便是異類，忘了寇讎和草芥其實原叮在同類。

近日走出去，總有人遞了候選人的宣傳單子，擴音器的聲音一波波轟上臉來。又大選呢！我雖然接了單子，倒是一路走過去頭也沒回。心裡覺得有點雜錯的氣味，悠悠惚惚的生辛。選舉的事，這個民主的軒窗開了許多年了，可是清一色的一統，像這樣許多不同的聲音撞到一塊，分崩離析，到底還是新戲。

在中國一向講求的是家有家規，國有國法，在家規、國法之下，一切受肯定的褒獎都是從循規蹈矩裡來。循規蹈矩是好的，千年以來大家都循著一個同樣的方向，走著一條設限的路。設限的路單一，只是既成了定格彷彿只有反應沒有想法了，窄窄的一條單行道，向來聽令的一方只有接受的分。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在中國沒有想法無疑是好的，只是人沒有那麼安分，轍痕輾得久了，馴良、規律永遠無盡，可是昏昏的幽悶，少了腦子也一樣是生

活中的困難，日子單向得久了，總會有人看到更深的裡層。民為貴，君為輕；天聽自我民聽，天視自我民視；述史論政，中國織造了許多零散的標準的源頭，但是一條一條從來沒有人好好的接上。

近時我要搶了時間，才能攤開報紙，立在窗前。民主的軒窗忽忽的開了許多扇從來沒有開過的窗戶，零零碎碎，各自成塊。黨同伐異，我從小天窗裡看景，眾端言論，百家齊發，一時旌鼓雷天，盡是拳腳，充滿了要與升斗眾生一起埋葬的沉哀。凡此倒真讓人想到黎民大眾，我一路走，一路細細審視眾人的臉，到底越是屬於大眾的事，越難一切近大眾的心。想起人的腦子，分明的一人頂著一個，可是都聚到一塊的時候，很教人心裡生出惆悵。民主的風潮在現在漸漸落得有眉目，有神氣些了，也因此一出手個個都想要個恩怨分明，雙雙都慷慨激昂，此去無有退路，撞牆似的滿眼看的都是對方的殘缺不全。

生在現在也真是難，理性不行了，非理性也不行了，可是多元化的發展依舊要繼續下去，眾多媒體上一欄一欄小方塊的櫥窗，要人戴了眼鏡細細往下看，有時看到吃重的地方也真覺得是件艱難鉅大的事；憂以勞思，難免會寄望這一代的人，對政治生活，事與事人與人歷史與歷史的本身，能夠多一點關心參與和了解，就算是無可奈何，也不能脫身其外的。只是舊有的東西崩了，事情一下子全都攤了出來，凡事裸露到複雜紛紜的時候，是不是也應當頭腦簡單一下，把事情淺淺的弄明白些。人人都應當有數，有時候這一刻執意孜孜忙碌的，下一刻也許就注定了要被打翻。一切都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不過是要一個健康的底子，有了健康的底子，再有什麼也容易重新來過。政治裡橫了心的鋒稜很容易變得狠了，一次嚇不住人，

再次就慘白了。

蕭伯納說：「民主就是通過選舉，由無能的大多數委任混賬的少數。」我去投票有時倒真覺得自己的無能，那些混賬的少數。中國的政治是天，權威的走著它自己的專一的路，不幸的是老死的型態經過許多衝擊，一般大眾突然悟到了「自己」。自己這個點不大，但是並不比天小，當政執事也還是靠了群眾的關係，世襲也原來並不是天定。舊有的封閉一一被戳破了之後，當家作主的椅子已經都空了出來，大家眼睜睜的看著。在風吹起，一切尚未就定的時候，誰保定那位子不會是自己的。大風吹，吹什麼？一個這樣的時代，風太大，迷亂了人的眼睛，許多不同的言論還是不確定的。衝撞突圍，流徙的悲哀，十年百年的還要動盪下去。我想到中國人的身世，累世以來無不鬱鬱蒼蒼，現世裡走著也像歷史，晚烟裡的喧囂，隔離著人。至於光滑平整的社會秩序，盼啊盼的，盼到手的時候已經很朦朧了。

戲文裡有這樣的唱詞，「五更三點望曉星，文武百官上朝廷。東華龍門文官走，西華龍門武將行。文官執筆安天下，武將上馬定乾坤……」五更三點望曉星，立在窗前，街頭上還有未散的人群。夜火挑燈，國祚推演還有得商榷，只是這會更難了，多了許多眾人的說話的嘴。

詹姆士說：「民主就是讓每個人有壓迫自己的權利。」我們的政治不知道離民主還有多遠，政治這東西若能進步到諷刺喜劇的境界，讓人在急激的更迭動盪裡，看出一種奇異的親切，那種伏下去低低的就著燭光的傷慟，亂亂的心裡還騰得出語調說說俏皮話的時候，中國的政治或許才真的有了一點慘淡的懇摯。

婚姻與肉

丈夫臨窗不知道在寫些什麼，伏案奮筆直書，應該是思緒泉湧吧！

由於丈夫寫得太專注了，以至於四周的安靜氛圍誇張的充塞起來。五個孩子都上學了，屋裡靜得彷彿像真空，如果不是因為意外，這個時間家裡應該只有她一人的，尋常是丈夫在的時候，孩子一定都在，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，大白天裡空空蕩蕩的和丈夫在屋裡各游各的，魂飄似的沾不上邊。原本就安靜無聲的婚姻，這一下更無端的空洞起來，倍數放大了，那空靜的氣氛一波一波的襲擊著她，使她漸漸感到不安起來。

她立起來，咚咚咚的跑到屋後，又咚咚咚的跑到屋前，這樣的安靜實在不好，更凸顯了二人從來就沒有說話的習慣，這一下使得平時無暇理會的不如意都啃到心上來了，又像日子脫了軌，突然滑入一個陌生的時空。她走出去，大概想擺脫空靜的客廳，卻不想正站在窗下，丈夫突然不寫了，有意掩隱似的，這反倒引起她的注意。

「是寫信吧！」她心裡想。看丈夫的神情，大概是在等她走開，她裝作若無其事，反而有心起來。丈夫的事從來不對她講，結婚十幾年，生了五個孩子，除了身分證各欄裡的記載，她仍然不大摸得清丈夫是怎樣的人。她假裝在窗下弄花草，心裡雖然並不想探究丈夫到底